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炎徼紀聞 第三卷

○奢香 奢香者，貴州宣慰使霽翠之妻也。霽翠之先火濟者，蜀漢時左丞相亮刊山通道，擒孟獲有功，封羅甸國王。唐阿珮、宋普貴、元阿畫，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，居水西，號大鬼主。霽翠仕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。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，高皇帝嘉之，以霽翠為貴州宣慰使，欽為宣慰同知，得各統所部，而霽翠兵獨強盛，分四十八部，每部以大頭目領之。時都督馬燁鎮守貴州，以殺戮備羅夷，羅夷畏之，號馬閩王。霽翠死，奢香代立。燁欲盡滅諸羅郡縣之，會奢香有小罪當勘，燁械致奢香裸撻之，欲以激怒諸羅為兵變。諸羅果勃勃欲反。時宋欽亦死，其妻劉氏多智，謂奢香部羅曰：「無嘩，吾為汝訴天子，天子不聽反未晚也。」諸羅乃已，劉氏遂馳見太祖白事。太祖召訊之，劉氏對曰：「羅夷服義，貢馬七、八年，非有罪，馬都督無故騷屑，恐一旦糜沸，反謂妾等不戢，敢昧死以聞。」太祖然之。還宮以語高后，且曰：「朕固知馬燁忠潔無他腸，第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。」命高后召劉氏宮中，訊之曰：「汝能為我召奢香乎？」劉氏曰：「能。」能折簡奢香，令速入見。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馳見太祖，自陳世家守土功及馬燁罪狀。太祖曰：「汝等誠苦馬都督乎？吾將為汝除之。然汝何以報我？」奢香叩頭曰：「若蒙聖恩，當令子孫世世戢羅夷不敢生事。」太祖曰：「此汝常職，何言報也？」奢香曰：「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，梗塞久矣。願為陛下刊山開驛傳，以供往來。」太祖許之。乃召燁入朝議事。燁初不知所以，既出境乃知之。大恨曰：「孰謂馬閩王？乃為二妮子坑耶！悔不根薙緒為血海也。」既入見，太祖數其罪狀，燁一無所答，第曰：「臣自分梟首久矣。」太祖怒立斬之，以其頭示奢香曰：「吾為汝忍心除害矣。」奢香等叩頭謝。乃封奢香「順德夫人」，劉氏「明德夫人」。高后賜宴謹身殿，遣歸資賞甚厚，命所過有司皆陳兵耀之。奢香既歸，以威德宣諭羅夷，羅夷皆帖然懾服。奢香乃開赤水、烏撒道以通烏蒙，立龍場九驛，馬匹廩餼世世辦也。

論曰：「馬燁功勳史不概見，貴州人獨能談之。嘗築會誠，磚厚五寸許，一不中程即殺作者，令諸夷自窰所達城所，駢立而接運，終日無敢敢倚廳事，以合抱木為之，至今無傾，永樂初有顧戩者守貴州，修燁故事，諸羅畏之，號曰老虎。然戩以靖難功眷任特厚，不疑所行。噫！燁殆數奇不幸矣。」

○安貴榮

安貴榮者，霽翠之孫也。奢香死，霽翠之弟安勻立，子孫遂以安為姓，世驕蹇不受節制。即聽調從徵，非微厚賞不赴，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，諸羅亦擴悍吵官軍，嘗睥睨省城曰：「是直用水西擅衫疊塞耳！」貴榮多智略善兵，以從徵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參政，猶快狹薄之，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，事下督府勘議。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譴龍場驛丞，貴榮甚敬禮之，守仁乃貽書貴榮曰：「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，承使君厚愛，因使者至偶問及之，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。悚息悚息，然已承見，詢則又不可默。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，後世守之，不敢以擅改，改在朝廷，且謂之變亂，況諸侯乎？縱朝廷不見罪，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。使君必且無益，縱遂倖免於一時，或五六年，或八九年，雖遠至二三十年矣，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？使君之先，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，土地人民未之或改，所以長久若此者，以能世守天子禮法，竭忠盡力，不敢分寸有所違越。故天子亦不得逾禮法，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。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，朝廷悉取而郡縣之，其誰以為不可？夫驛可減也，亦可增也，驛可改也，宣慰司亦可革也。由此言之，殆甚有害，使君其未之思耶？所云奏功升賞事，意亦如此。夫喪！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，今縷舉以要賞，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，顧將何為？使君為參政也，非設官之舊，今又於進不已，是無低極也，眾必不堪。夫宣慰守土之官，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。若參政則流官矣，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，朝廷下方尺之微，委使君以一職，或閩或蜀，其敢弗行乎？則方命之誅，不旋踵而至，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，非復使君有矣。由此言之，雖今日之參政，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，又可求進乎？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，反之於心，使君必自有不安者。夫拂心違義而行，眾所不與，鬼神所不嘉也。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，幸亮察。」既而驛竟不減。

宋氏部羅阿賈、阿札等叛人言貴榮嫉之，而督府檄兵安家，輒違約不至。守仁復貽貴榮書曰：「阿賈、阿札等畔，宋氏為地方患，傳者謂使君使之，此言出妒婦之口，然阿賈等自言使君賞錫之以氈刀，遺之以弓弩，雖無其心，不幸乃有其跡矣。始三堂兩司得是說，即欲聞之於朝。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，未必有是，且信且疑，姑令使君討賊。苟遂出軍剿撲，則傳聞皆妄，何以濫及忠良，其或坐觀逗遛，徐議可否，亦未為晚。故且隱忍其議，所以待使君者甚厚。既而文移三至，使君始出，眾論紛紛，疑者將信，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，偏師出解洪邊之圍，郡公又復徐徐又三月餘矣。使君稱疾歸臥，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。擒斬以宣國威，惟增剽掠以重民怨，眾情愈益不平，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，方揚言於人，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，安氏何與？而反為之。役我安氏，連地千里，擁眾四十八萬，深坑絕地，飛鳥不能越，猿猴不能攀縱，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，人亦莫如我何？斯言已稍稍傳播，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，使君誠久臥不出，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。使君與宋氏同守土，而使君為之長，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，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？夫連地千里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？擁眾四十八萬，孰與中土之一都司？深坑絕地，安氏有之。然如安氏者，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。今播州有楊愛，愷黎有楊友，西陽、保靖有彭世麒等人，謂斯言苟聞於朝，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，使各自為戰，兵分安氏之所有，蓋朝令而夕，無安氏矣！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？使君可無寒心乎？且安氏之職，四十八支更迭而為，今使君獨傳者三世，而群支莫敢爭，以朝廷之命也。苟有可乘之釁，孰不欲起而代之乎？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，殆漁人之討蕭牆之憂未可測也。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，破眾讒之口，息多端之議，弭方興之變，絕難測之禍，補已往之愆，要將來之福。某非為人作說客者，使君幸熟思之！」貴榮死，子萬鈞立，淫酗嗜殺，其下怨之。一日集督府，督府來衙候於外次，忽有賊刀萬鈞頭去，一城哄然，督府索賊竟不得，亂五六年不定。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弑也，撲殺之，並其從者百餘人，遂自立，收其嫂為妻。督府置不能理，而萬銓恣橫尤甚。

論曰：「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，豈其先世有大功德子諸蠻哉！何其祚之綿求也？羅鬼愨而戀生，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，其他強族不得代之，故不易姓。今雖授官給印，直名羈之，不能令也。恣殺戮服食僭擬，自專無上，彼何歉於南面稱孤者哉！貴州武備單弱，征剿必賴水西，長彼桀傲，萬一衝決，則雲南非所有也。」

○田琛

田琛者，故思州宣慰使也。自宋元來世有思州，宗族蕃衍。自敘出自關中，蓋漢高帝從齊諸田關中，而巴蜀關中近地，遂蔓延於此。今婺川縣有齊地圖，猶稱齊田雲。諺曰：「思、播田、楊，兩廣岑、黃。」言大姓也。吳元年，田仁智納土歸附，詔立思州宣慰司，以仁智為宣慰使。其族人田茂安者，據沿河婺川以獻偽夏明玉珍。洪武五年，明玉珍敗，茂安乃降，立為思南宣慰使。琛，仁智子也，嗣立，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，日尋以兵。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，瓦屋樹粳秫，子弟不得讀書，民大疾苦。永樂初，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，琛自言願見上白事，廷瓚遂以入覲。琛言思南故思州地，當歸思州。上曰：「思南叛歸偽夏時，何不徑取屬汝耶？畫土分疆是朝廷事，汝安得擅有之？」琛復訐宗鼎諸不法事。上曰：「過惡在彼，汝何與焉？第安分守土，再犯吾磔汝矣。」琛叩頭受諭而還，與宗鼎構殺如故。十一年十一月，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，執琛宗鼎去，城中無聞知者。頃之，忽一官開黃榜，諭諸夷曰：「首惡既擒，餘無所問。」於是諸夷帖然。琛、宗鼎至京師咸斬之。乃諭兵部尚書印全忠等曰：「思南、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，其滅之以為府治。」遂建布政司貴州，以廷瓚為左布政使。時廷瓚以為行在工部侍郎矣。

論曰：「二宣慰之就擒也，神謀睿策亦已周矣。發單軺，持尺札，入夷落桑陰，未徙而縛其兩雄，市不易肆，何其善哉！乃今翦滅草竊直眇小耳！符檄紛紜，張皇漏泄，蓋承平狃縱，賞罰不章，上不圖危，而下不習武也。」

○楊輝

楊輝者，播州宣慰使也。始祖銀元時為安撫使，洪武初納款授宣慰使，三傳而輝襲之，怙富負險，代恣豪舉。輝二子，長友、次愛。友庶而長，輝以妾故特嬖之，屢欲奪嫡，而安撫宋韜、長官毛剗等不從，曰：「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，主公奈何素之，以啟亂階？」輝不得已乃嗣愛，而嬖友之心終不解。幸客張淵日怨憑之，因說輝曰：「主公欲貴孟主，而戚戚以仲主為仇，即使奪彼以與此，不過轉移故物耳！且胎口實於後人，何不別為孟主地雙，貴而朋立？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。」輝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淵曰：「天霸諸苗，主公部境也。山箐險遠，慙而易凌，誣之曰賊，而請兵討之，歸功孟主，因請立官分治，則事為有名矣。」輝大喜，乃召容山長官韓宣、重安長官張通計之，將以疏請。宣曰：「天霸諸苗，力耕服役，皆順民也。奈何以賊誣之？」輝大怒，立杖殺宣，通皇恐股栗叩頭曰：「諸苗誠賊也。」乃從輝署名，疏言苗亂，請兵討之，部議報可，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，諸苗被戮者千餘人。輝、通賂於瓚，瓚乃盛陳友功，且曰：「友謀勇冠軍，手刃七賊，城設安撫司於安寧，以友為安撫使，則諸苗不復反矣。」時友年才十三耳。部議信之，乃立司授官，一如所請。既而爛土諸苗齎果等怨天霸以無辜受戮也，時時攻安寧。瓚又疏請築城衛之，費糧數十萬。

十九年輝死，愛修怨子淵，淵屢謀殺愛不克。

二十一年冊章，諸苗寇安寧，四川右參政謝士元、副史翟廷蕙、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播州，詣愛家，置酒交會。翌日視學，適州民賽社，士元等因坐學宮觀之，愛復攜酒以往。訓導楊禮者，介士也，艷然諫曰：「視學而觀社，提兵而樂酒，略等威而款下屬，竊為明公恥之。」士元等大慚而起，淵自知不容於愛，乃嫉友誣愛通苗，越境為亂。報之貴州守臣，而致書舉人路義，令通賂上下。安撫宋韜獲之以報愛，愛乃易書於義，偽以人往，義信之。詣貴州守臣陳愛反狀，守臣不聽曰：「播州非我轄也。」義復書於友，信非奏聞不可。愛得書以報四川守臣，友淵、大懼，乃誣疏愛嘗言夢騎龍上天，上帝謂我曰：「南方帝子也。」又嘗立嵩呼門金水橋以擬宮禁。廷議大駭，乃命刑部侍郎何喬新、錦衣指揮劉綱，會四川都御史、御史等官鞫之，淵以妖言坐死，士元等落職，義削籍，友、愛皆論死，贖免之。友削官竄保寧，無何友黨竄友以歸，與愛仇殺不已，而友子張、愛孫相尤酷毒。

嘉靖七年，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調張黨與已成，若不因而撫之，恐遂流禍，請立安撫司於凱裡，屬治貴州，以張為安撫使，而相宣慰，屬治四川如故。然其仇固自若也。諺云：「骨肉鬩醢，參商播凱。」

論曰：「播凱之亂，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！一妄夷酋上書誣人以逞，兵部不核實而遽爾興師，非徇情何以有此？張瓚欺君曲法，造禍百年，蔓延邊徼。其後輾轉調停，不過分疆別省耳！貨禍首而不究，何以服諸夷哉！」

○阿溪

阿溪者，貴州清平衛苗也，桀驁多智，雄視諸苗。有養子曰阿刺，膂力絕倫，被甲三襲，運二丈矛，躍地而起輒三五丈。兩人謀勇相資，橫行夷落，推為渠魁。近苗之弱者，歲分畜產而倍課其入，旅人經其境者，輒誘他苗劫之。官司探捕必謁溪清計，溪則要我重賄，期為剿之，乃捕遠苗之悍者，誣之為賊以應命。於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，以為寨主，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，益恣肆無忌，時時誣官苗，以收鷸蚌之利。

弘治間，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，廉得其狀，詢之監軍總帥，皆為溪解。鏞知不可與共事，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，得指揮王通，優禮之，扣以時事。通疊條答，而獨不及溪。鏞曰：「吾聞此中事惟阿溪為大，若秘而不言，何也？」通不對。再扣之，仍默然。鏞曰：「吾所以異待若者，謂能辦大事，非行輩等也。今若此固庸人耳。」通曰：「言之而公事辦，則一方受福，而愚言有益，否則公將損威，而小人且赤族矣。」鏞笑曰：「何用弗辦而過慮若此也？」通始慷慨陳列根枝。鏞曰：「阿溪所任何人，而能通賂上官？」通曰：「彼獨藉指揮王曾、總旗陳瑞，公必先劫此兩人乃可舉耳。」鏞曰：「諾。」通謝去。翌日，將校廷參，鏞曰：「欲得一巡官，若等來前，吾自選之。」乃指曾曰：「庶幾可者？」將校既出，鏞謂曾曰：「汝何與賊通？」曾驚辯不已。鏞曰：「阿溪歲賂上官，汝為嚮導，辯而不服，吾且斬汝矣。」曾叩頭不敢言。鏞曰：「吾欲取阿溪，計將安出？」曾因陳溪、刺謀勇狀，且曰：「更得一官同事乃可。」鏞曰：「汝自舉之。」曾曰：「無如陳總旗也。」鏞曰：「可。與偕來少選。」曾偕瑞入見，鏞訊之亦若訊曾者，瑞屢顧曾，曾曰：「勿諱也。吾與若事公已悉知，第當盡力以報公。」瑞亦言難狀。鏞曰：「而第誘之出寨，吾自有以取之。」瑞敬諾而出。苗俗喜鬥牛，瑞乃牽牛置中道，伏壯士百人於牛傍叢薄間，乃入寨見溪。溪曰：「何久不來？」瑞曰：「都堂新到，故不及來見公耳。」溪曰：「都堂何如？」瑞曰：「怯懦無能為也。」溪曰：「聞渠在廣東時，殺賊有名，何為無能？」瑞曰：「同姓者，非其人也。」溪曰：「賂之何如？」瑞曰：「公姑徐徐，何以遽舍重貨？」溪遂酌瑞縱談鬥牛事。瑞曰：「適見道中牛，恢然巨象也，未審校公家牛何如？」溪曰：「寧有是乎？我當買之。」瑞曰：「販牛者似非土人，恐難強之人寨。」溪曰：「第往觀之。」顧阿刺同行。瑞曰：「須牽公家牛往鬥之，優劣可決也。」溪曰：「然。」苗俗信鬼，動息必卜。溪因即坐以雞卜，不吉，又言夜夢大網披身，出恐不利。瑞曰：「夢網得魚，牛必屬公矣。」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，觀而喜之。兩牛方作鬥狀，忽報巡官至矣。瑞曰：「公知之乎？乃王指揮耳。」溪笑曰：「老王何幸，而得此榮差，俟其至，我當嘲之。」瑞曰：「巡官行寨，君當往迎，況故人也。」溪、刺將策騎往。瑞曰：「公等請去佩刀，恐新官見刀以為不利，是求好反惡也。」溪、刺咸去刀見曾，曾勵聲詰溪、刺曰：「上司按部，何不掃解舍具供帳，而洋洋至此何為？」溪、刺猶調戲語，漫拒之。曾大怒曰：「謂不能擒若等耶？」溪、刺猶笑傲，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，擒溪、刺，刺手搏，傷者數十人，竟繫之馳貴州見鏞，磔於市，一境始寧。

論曰：「溪、刺雖奸雄，不過草竊鼠子耳！而上下張皇，功歸督府。當時方面之臣，提兵而巡守者，尚得謂有人哉！其事瑣碎，不足錄錄之，殆有深意焉！慮邊事而無謀，雖小亦敗矣。餘聞孔公嶺南守郡時，苗賊擁眾圍城，公計不可敵，顧開門單騎詣虜營，諭以禍福，再宿而還，夷人驚服，終公任無敢犯境者。溪、刺事固其微者也。」

○阿向

阿向者，都勻府部苗也。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，仲武出奔，阿向隨據凱口圍為亂圍，圍十餘里，高四十丈，四壁門絕，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，上有天池，雖旱不竭，積糧可支五年。變聞，都御史陳克宅、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剿之。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，邀重賞以行，提兵萬餘屯圍下相持三月，仰視絕壁無可為計者。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，然去地二十丈許，萬銓令軍中曰：「能為猿猱上絕壁者與千金。」有兩壯士出應命，乃鍛鐵鉤傳手足為指爪，人腰四徽一劍，約至樹憩足，即垂徽下引人，人帶銃炮，緣徽而起，候兩霽夜昏黑不辯咫尺時，爬緣而上，第微聞刺刺聲，俄若崩石，則一人墜地，骸骨泥爛矣。俄而長徽下垂，始知一人已據樹，乃遣兵四人緣徽蹲樹間，壯士應命者復由樹間爬緣而上。至圍頂，適為賊巡徼者鳴鑼而至，壯士伏草間，俟其近，揮劍斬之，鳴鑼代為巡徼者，賊恬然不覺也。垂徽下引樹間人，樹間人復引下人，累累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，便舉火發銃炮大呼曰：「天兵上圍矣。」賊眾驚起，昏黑中自相格殺，死者數千人，奪徑奔下，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。黎明水西軍蟻附圍。克宅令軍中曰：「賊非鬥格而擅殺，及黎明後殺者，功俱不錄。」自是一軍解體，相與賣路走，賊阿向始共其黨二百人免，圍營一空，焚其積聚，乃班師，而以三百官兵戍圍。

月餘阿向復糾爛土黑苗襲圍，盡殺官兵。克宅欲勒兵剿之，時汝成以按察僉事飭兵思石，聞之乃獻書於克宅曰：「凱口餘孽復肆猖狂，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，攻伐之策亦當異。應往者一二梟獍，負其窟穴，草竊為奸者，皆內儲餉輸外翼黨與，包藏十有餘年，乃敢陸梁以延歲月。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，憂在溝壑，冒萬死一生之計，謹呼而起，非有旁塞渠首通謀結納，擁群丑以張應援也。守彈丸之地，踰伏其中，無異甕缶裸升斗之糧，躡尺五之道，束腓而登，無異哺穀，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，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。失此二者為必敗之形，而欲攝朽腹張空拳，睥目而前，以膺貔虎，是日刀鋸之魂，不足慮也。然竊聞之首禍，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，課其十日之糧，亦不下三四十石，費亦厚矣。而逾旬不餒者，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挽以給其中者，不然何所恃以

為生也？夫蠻陬夷落之地，事異中原，譬之禦寇於洞房，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為力，故徵蠻之略皆廣列伏候，扼險而趣高，四塞以困之，謂之得地。若我遜其險，而彼乘其高，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。是以諸賊雖微，亦未可以辱食屠翦也。惟在據其要害，斷其芻粟之塗，重管密柵，勤其開覘，嚴壁而居，勿與角利，使彼進無所棄，退無所逸，遠不過一月，而羸疲之屍槁磔麾下矣。若夫我軍既固，彼勢益孤，食竭道窮，必致奔突，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鑿也。相持既久，觀望無端，我忽而衰，彼窮而銳，或晨昏惰臥，刁鬥失鳴，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。防禦既周，奸謀益窮，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。目前雖可妥帖，他日必復萌生，則招撫之說不可不從也。虜見宵人狃於詭道，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，彼既鑑於前車，我復襲其故轍，不惟徒費，抑恐損威，則偷圍之策不可不距也。茲數者雄略必有成算，而疏腐之識敢郊區區者，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。至於事平之後，經畫猶煩。夫凱口雖微，亦泮河之巨厄也。崇山密箐，磴道迫脅，兵不得橫鈇，人不得並躡，乃遣一二眇小之官，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，豈能持久？往者廬山之變亦甚縱橫，辛蒙前列刊木鑿竇，夷其險棘，開屯設所，經營數年始得寧謐。則今日凱口之議，似不當出廬山之下也。士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，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，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，乃今哄然而稱逆者，固其部落之遺也。既不能宣佈德化，俾彼投戈，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效力，是為失職之臣，與叛逆無異。若復仍其名位，錫之土田，是右奸而獎亂也。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，移其族屬編之氓伍，開設縣治衛以軍屯，若川勢有不行，法姑稍假，亦當暴其罪過，聲諸市闕，重加懲罰，庶威振恩覃，協人心而伸國法也。」

克宅閱書不省，集三司問計，參將李宗祐曰：「是未可以猝破也。曩賊負固久矣，屢招屢叛，狃以為常，故渠魁無必死之心，黨與有求生之望，觀隙掩取，以計勝非力克也。乃今懲於剝衄之餘，憤噪而集，垂殊死以待我。我軍新罷，負擔未弛，勞動未舒，強馳而起之，氣鼓不作，以棄死之虜，乘強使之，軍難以濟矣。」克宅笑曰：「君何怯也？吾將策一騎勒千人，五日而取之。」宗祐曰：「公言何易？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？一盜橫戈於市，即萬人辟易，非一盜能偶萬人也。必死與有生非偶也，故利有所不角，敗有所不乘，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毀，乃今彼我不偶矣。故曰：『是未可以卒破也。』」克宅曰：「兵貴拙速，不貴巧遲，故避實搗虛乘勝者馳，挫銳者披，譬之破竹有餘刃矣。緩之，賊且完壁，儲餉益難為功。」宗祐曰：「不然。兵法有之，好謀而成，攻敵無曠。故將不可驕，而勝不可狃也。蒲騷之役卒狃，莫敖定陶之師竟驕，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？吾以為未若強弩之未不可穿魯縞也。」克宅艴然曰：「李君一何管蒯我也？」乃強檄宗祐，宗祐不得已以軍往，賊果殊死御我軍，我軍敗績，賊遂擁宗祐去。克宅大懼，以千金賂賊，贖宗祐出之。事聞，克宅落職。敕安萬銓剿之，萬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，責王仲武均其田，而亂始息。

論曰：「軍旅之交，披敵乘勝，將無紀律，貪功以逞，縱其逸德，則玉石俱焚。然第以戒攻城邑剽村堡者言耳。猾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，此其中寧復有良民哉！首惡未擒而禁殺逸賊，自貽伊戚，驕憤駢集，復諫興師，損威辱國。書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。嗟乎！將者民之司命，存亡判於呼吸之間，每一發兵，頭須為白，安得斯人而與之談哉？」